

# 芳草

金

鑫

人間叢書 164

著

在一個適於傾城之戀的年代

在學潮、戰火洶洶的危險年代

美麗的校園，青春的男女。

攜手演練著他／她們指點天涯的夢……

一部風情萬種的小說



人間叢書 164

# 芳草天涯

金鑫◎著

ISBN 957-13-0235-X

人間叢書 ⑬

# 芳草天涯

著者——金 鑫

發行人——臧遠侯

出版者——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

台北市(202)和平西路三段20號四F

發行者專線——(02)30668421

讀者服務專線——(02)3024094

(如果您對本書品質與服務有任何不滿意的地方，請打這支電話。)

郵撥——010385450時報出版公司

信箱——台北郵政七九、九九信箱

主編——吳繼文

編輯——高桂萍

校對——黃濤鈞

排版——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製版——成宏照相製版有限公司

印刷——華展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初版一刷——中華民國八十年四月二十日

定價——新台幣一八〇元



◎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二一四號  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
(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)

ISBN 957-13-0235-X

民國廿四至廿六年，是華北熱血沸騰的知識階級背負著恥辱的十字架，在日寇的淫威下，蹣跚而行的心路歷程，也是忍辱吞聲到達了極限時，他們投入政治的漩渦，以吶喊、罷課、遊行的學運去喚醒民衆，推動政府抗日的奮鬥。

這是一本小說，雖然書中描述清華園中學生們的種種活動，但人物全屬虛構，只有歷史背景的年月時日與事件發生的地點，完全憑藉正確的歷史記載。

謹以此書獻贈那些走入迷魂陣，投向延安而後又遭清算滅頂的我師友的在天之靈。

金鑫

### 作者簡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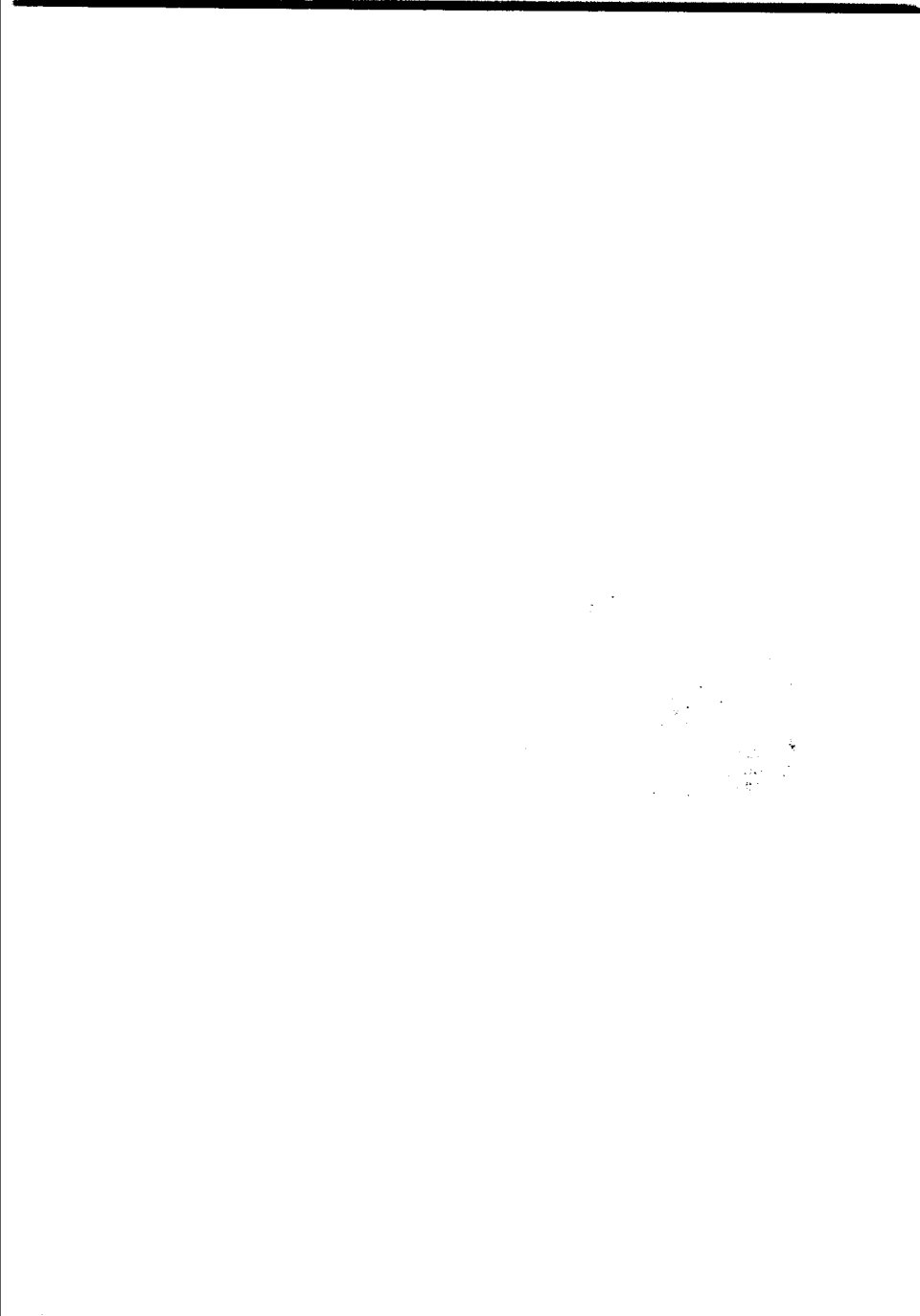
金鑫，本名邵森棣，浙江杭州人，清華大學外文系畢業。抗戰期間，在漢口與重慶擔任「民意週刊」與「獨立出版社」編輯。大陸變色前夕，離國移居以色列。民國五十四年起，為香港「旅行雜誌」及「新聞天地」特約作家，曾出版長篇小說「破殼」與「突變」，前者曾獲六十二年首屆金筆獎。短篇小說集有「約會」與「加利利山區的低訴」，後者已由其本人譯成德文，兩年前，由德國柏林之貓頭鷹出版社（ULLSTEIN VERLAG）編入婦女文學叢書出版，書名DAS FLUESTERN IM GALLI。芳草天涯 為紀念抗日戰爭五十週年紀念而作

人間叢書 164

# 芳草天涯

金鑫◎著

ISBN 957-13-0235-X



## 前言

《芳草天涯》是一部以民國廿四到廿六年那兩年華北歷史演變為背景的小說，始自「一二九」學運，終於長沙臨時大學的解散而內遷昆明。

那兩年，是華北熱血沸騰的知識階級背負著恥辱的十字架，在日寇的淫威下，蹣跚而行的心路歷程，也是忍辱吞聲到達了極限時，他們投入政治的漩渦，以吶喊、罷課、遊行的學運去喚醒民衆，推動政府抗日的奮鬥。

如果你也是那時平津學生中的一個，目睹日寇的機械化部隊，穿行在他們的城市中心，演習攻佔他們城市的突襲與巷戰；如果你也是他們中的一個，目睹日寇在侵華的新經濟政策下大量走私，毆打他們的海關辦事員；如果你也是他們中的一個，目睹被日寇駐屯軍雇用，建築秘密軍事工程，而後以煤氣毒斃，再拋入海河的上千中國工人的浮屍，你就不難了解那兩年中平津學生心靈中的苦悶與憤恨，也不會責難他們爲什麼要拋棄學業而去搞學運。可惜那時他們中



的一部分被一股潛伏著的惡勢力所利用，走入迷魂陣而無法找到出口自拔自救，以致在暴政下遭受清算、下放、惡鬥，甚至滅頂。

史學家早已按年月時日，紀錄了那兩年的歷史事實。當時的執政者也各自寫成了本本回憶錄。但在那兩年中忍受過多少陣痛的平津學生，直到目前，卻沒有一個人執筆書寫那兩年中耳聞目睹的一切。我是那兩年苦難生活中的過來人，每當我憶及那兩年，幕幕親身經歷過的場景，就清晰具體地顯現在我的眼前，這就是我寫這部小說的動機。早在好些年前，我已著手寫了，但身居客鄉，要找歷史資料，殊屬不易，因同學們在動盪的時代中，東分西散，失去聯絡。最初，只憑記憶，我寫下了那兩年在平津所發生的種種事件，以後，經過轉彎抹角的通信，我終於獲得了所需的資料，在此，我得向贈送我大批歷史書籍的杭高老同學徐詠平教授、為我向分散各地的清華同學詢問的旅澳學長徐萱女士（居浩然學長的夫人），與旅美學長陳慈女士，致衷心的謝意，沒有他們的協助，不會有這本小說的誕生。

這是一本小說，而非報導，故事與人物全屬虛構。雖然書中描述清華園中那兩年來學生們的種種活動，但所寫的人物並不是某些同學的寫照，而是許多

學生們的混合體，是我給他們的塑形，只有歷史背景的年月時日與事件發生的地點，完全憑藉正確的歷史記載。

最後，謹以此書獻贈那些走入迷魂陣，投向延安而後又遭清算滅頂的我師友的在天之靈。

金鑫於以色列



1

「陳靜！陳靜！」陳靜聽到有人在喊她，她正用她最末的一點力氣不斷拍動著手脚，想把一直向下沉的身體浮起來，至少她能把頭露出水面，她才可喊救。她心中恨死了那些鬼同學，把她丟進池中窮開心，她不會游泳，現在沉落水中，快淹死了，她卻聽到他們在大喊大叫。

她突然覺到有人拖她，頭出了水面，她深深地呼了一口氣，正想破口大罵，卻聽到田素芹在喊：「陳靜，醒醒吧！快起來看黃河！」

她睜開眼！面前站著的正是田素芹，一面喊，一面在拖她起來。突然她醒悟了；她坐在津滬道上的火車裏，並沒有給同學「拖尸」拋入水木清華的荷池中。這時，她才聽到火車行駛在黃河大鐵橋上發出的隆隆之聲，才看到所有的同學全都擠在窗口向外觀望，她驀然一躍而起，奔向窗口。

啊，黃河，祖國的命脈，中華文化的搖籃，在地圖上不知碰過了多少次面的那條曲折的河流，在歷史課上講到上古史時不知提到過多少次的文史淵源，

她現在親自面對著它了，它流動在她所乘坐的津浦特快之下，在夕陽中，它顯得比她想像中的黃河更黃，更混濁，更寬廣，更雄偉，就在她目光觸及它之時，她的內心湧起一種無以言述的激動。

「你怎麼睡得那麼死？叫你幾次，你都不醒，要是不把你拖拉起來，你就錯過機會啦！」田素芹開始數落她。

「我正在做夢，遭到『拖尸』，給拋入清華池中亂撥動、亂掙扎，好高興有人來拉我救我，一睜眼，原來是你在拖拉我起來去看黃河！」陳靜不好意思地笑了起來：「這都是吳春喜不好，講『拖尸』的事嚇人！」

「怎麼又是我不好？」吳春喜從車座的前座站了起來，轉身走向陳靜。

「就是你講了你們班上的一個女同學在入校時被老同學『拖尸』，擲進水木清華池中的事，弄得我做惡夢，自己也給擲進了池子，差點淹死！」

「是你們兩個要我講點清華的事，以便在入校當新生時，有個準備，怎麼說我故意嚇唬人？」接著他轉向坐在陳靜旁邊的田素芹說：「要是沒有我說服了她的父母，她呀，現在還在浙大。她父母總說華北的局勢不穩定，不願讓她轉學北上的！」他長長地嘆了口氣：「你瞧，她不謝謝我的幫忙，反說我不好！」

陳靜格格地笑出了聲，說：「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謝你的，吳春喜！到了北平，我要多多照顧你，這是我答應過美瑤的。」

美瑤是陳靜的高中同班同學，又是緊鄰，她倆的母親是牌桌上的老搭檔。雖然美瑤讀師範科，她讀普通科，不論在家裏或是在學校，總是同進同出，形影不離的。去年高中畢業，美瑤同她家的世交吳春喜結了婚，目前在吳春喜的老家一家縣立小學當教師，陳靜給保送進浙大。兩個人，一個就業，一個繼續深造，見面的機會就減少了，可是她們始終保持著密切的聯絡，由於美瑤的娘家是陳靜的緊鄰，她每月至少有一次要回家探親，逢上假日節日，回家的次數更多，她倆見面的機會也算不少。不論在信上，或是談話中，美瑤知道陳靜對她就讀的浙大並不滿意，而她一向想北上就讀的願望，卻在與日俱增，美瑤很想成全陳靜的願望，就藉著丈夫寒假回鄉過年，同丈夫商定辦法，全力協助陳靜轉學到清華：先由吳春喜現身說法，把平津的局面，描述得如何穩定平靜，又把清華大學的設備，教學的水準，同教授的出名，大大宣傳一番，作為序曲，等到寒假結束，他重回北平以後，美瑤再催促母親羅太太，轉彎繞角地去遊說陳靜的父母，於是在牌桌上，話題不時就轉到她大兒子羅國忠身上，現在美國

攻讀博士學位的大兒子，還不是清華畢業後，考取了庚款放洋的。女婿將來畢了業也要考庚款，考取了，美瑤就跟著他一同出國。反正庚款在清華大學的手裏，清華的畢業生總是佔上風的……這一說，那一說，說得陳靜的父母心癢癢的了。外加女兒三天兩頭的怨言：怨學校不夠理想，怨錯過了投考清華的好機會，使兩老真感覺到下錯了一著棋，有點內疚。

陳靜本人也早有了相當的準備，除了系裏必修的功課外，她把吳春喜自北平寄來的大一全部教材，孜孜不倦地用心研讀，以備參加插班考試。

六月初，正是準備學期結束大考的時期，在緊鑼密鼓的備考聲中，陳靜向她的父母開了第一砲：她已經決定去投考清華大學招考插班生的入學考試。這次，她的父母並沒像年前那樣反對，只說等大考考畢了再討論。實則上，在這一段時間裏，兩老受盡了內心矛盾的煎熬；誰家父母不望子成龍，望女成鳳？誰不期望自己的子女也能考上一個將來有機會得庚款放洋的學府？但另一方面，華北已不是昔日的華北，目前尚稱平靜的局勢能否不改變現狀還是個問題。陳冠雄先生供職市政府，一向對政治有濃厚的興趣，自從聽到女兒要轉學，就變本加厲地參閱各種報刊雜誌，想要正確了解華北的政局。看到六月三日日軍

在天津大演習巷戰的新聞，立即使他記起了一年前，日本在天津八里台未得中國政府同意而強築機場的事，他急得直跳腳，他自問：日本有什麼權利在我國大城市天津演習巷戰？居心何在？還不是想攫取我們的華北，他怎能讓自己的獨生女轉學北上？一週後，「何梅協定」簽了字，表面上看來，這協定可以保證華北的安全局面，但當他細讀協定中的條文時，他的判斷又動搖了。條文中的規定：中國國民黨自簽約之日起，當立即解散河北省黨部，以及北平、天津二市的黨部，這不是破壞了中國政府行政的完整嗎？他的判斷又因之動搖了。

陳靜考完了大考，滿是甲等的成績單拿到手以後，就獨斷獨行地報了名，整天躲在自己的臥房裏埋頭讀書，幾次父親要同她討論時局，她都藉口準備入學考試把父親支開，請他把一切留到考試後再談。

七月中自上海考完回來，到八月初放榜以前的那一段時間是陳家全家最緊張的時間：陳冠雄站在兩條大路的交叉處，不知何去何從，榜上有名對女兒的前途同陳家的聲譽固然很好，但想到動盪中的華北，使他寒心，陳家在平津沒有親友，可以把女兒託付給他們，代他照顧。吳春喜爲人老實可靠，值得信任，但到底還是毛頭小伙子，該讓女兒去北平呢？還是該用全力去阻止她北上？對



陳冠雄來說，不啻是一個打不開的死結。陳太太雖然口頭上不表示任何意見，心中卻一直希望女兒落第，這樣，就讓女兒死了心，安分守己在家鄉的大學繼續學業，他們只有這個命根子，捨不得她遠走高飛；至於陳靜自己，她認為自己考得很滿意，沒有什麼問題，但再一想，平、滬、粵三處同日招考，投考的人數一定很多，而錄取的名額卻有限度，她不能確知自己會不會落第，反正她早已瞞著家人，也報考了北大，清華沒她的份時，北大也不差。如果兩面都榜上無名，她北上就讀的夢不是全破滅了？她侷促不安地在數日子等放榜。

第一個拿著《東南日報》來報喜的是吳春喜夫婦，他們是一週前從鄉下到美瑤的娘家來度假的。美瑤高興得抱住陳靜直嚷：「恭喜！恭喜！現在你的夢到底實現了，我們曾替你賣過力，打過氣，你得賞賞我們啊！」

「啊，這是第一關，你們還得助我衝過第二關呢！吳春喜！今晚你們來助陣！說服爸，要全靠你了！」

吳春喜能言善道，又有一個傑出的政治頭腦，他把時事分析得一清二楚，使陳冠雄折服。實則上，華北的局面自何梅協定簽定後，也顯得相當平靜。七八兩月中，日本除了驅逐旅日華僑外，在華北並沒有任何軍事上的行動，這正